

兰办青

作品集

SHUQINGZUOPINJI

我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女人在不得已的生着孩子，也有许多又人在不得已的写着文章。至于我自己，更是那两个不得已而有之的人。现在虽说已经到了任择其一的时候——我当然选择写文章啦——但是心里还难过得很；因为那不是为了自己写文章有趣，而是为了生活，在替人家写有趣的文章呀。

著名作家
经典文丛



西藏人民出版社





举办青作品集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虹明

封面设计：刘跃玉

苏青作品集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锦视印务所印刷

开本：850×1168 32开 印张：17 字数 530千字

2000年5月第一版 2000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23-00986-1/I·281

定 价：24.00 元

我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女人在不得已的生有孩子，也有许多文人在不得已的写有文章。至于我自己，更是兼这两个不得已而有的“商人”。现在虽说已经到了“任择其一”的时候——我当然选择写文章啦——但是心里还难过得很，因为那不是为了自己写文章有趣，而是为了生活，在替人家写有趣的文章呀。

目 录

自己的文章——代序	(1)
谈女人	(5)
我的女友们	(10)
做媳妇的经验	(12)
谈性	(17)
妇人之道	(19)
小姐辩	(20)
凜夫	(21)
未亡人	(22)
挑断脚筋之类	(24)
赌徒与荡妇	(27)
交际花	(29)
女作家与美貌	(31)
女人与老	(33)
女性的将来	(34)
夫妻打官司	(37)
好父亲	(39)
教子	(41)
敬告妇女大众	(44)
女生宿舍	(46)

元旦演剧记	(52)
小天使	(56)
桎梏	(63)
搬家	(69)
说话	(77)
上海事件纪念	(86)
算学	(91)
我们在忙些什么	(95)
断肉记	(100)
拣奶妈	(103)
烫发	(110)
母亲的希望	(117)
王妈走了以后	(122)
红叶	(128)
豆酥糖	(133)
涛	(138)
苏游日记	(163)
一月来的寄宿生活	(166)
试教记	(169)
小脚金字塔	(172)
过年	(178)
海上的月亮	(183)
自己的房间	(187)
我的手	(190)
听肺病少爷谈话记	(193)
写字间里的女性	(198)
论女子交友	(204)

(附:读了《论女子交友后》)	(208)
钱大姐	(212)
户长的苦处	(216)
女像陈列所	(219)
消夏录	(223)
11月11日上午	(227)
河边	(229)
夏天的吃	(237)
归宿	(240)
不算辩正	(248)
论夫妻吵架	(251)
道德论	(257)
牺牲论	(263)
论离婚	(268)
再论离婚	(274)
送礼	(280)
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	(284)
论红颜薄命	(288)
谈做官	(293)
论言语不通	(299)
好色与吃醋	(304)
我国的女子教育	(307)
第十一等人	(312)
真情善意和美容	(316)
组织里弄托儿所	(320)
牌桌旁的感想	(324)
看护小姐	(327)

家庭教师面面观	(331)
吃与睡	(336)
饭	(341)
外婆的旱烟管	(345)
死后的同情	(352)
救救孩子	(356)
救命钱	(365)
文化之末日	(368)
谈男人	(371)
蛋炒饭	(377)
买大饼油条有感	(379)
如何生活下去	(381)
心	(383)
谈看报	(385)
骨子里	(387)
谈婚姻及其他	(389)
敬凶	(395)
厨下	(398)
谈宁波人的吃	(400)
为杀夫者辩	(403)
我与詹周氏	(413)
生男与育女	(416)
科学育儿经验谈	(419)
(附:关于《科学育儿经验谈》)	(421)
科学育儿经验谈之性质与命题	(424)
现代母性	(427)
《古今》的印象	(431)

《天地》发刊词	(434)
《天地》编者的话	(437)
《天地》编辑后记	(443)
《浣锦集》再版自序	(447)
《浣锦集》四版小言	(451)
《结婚十年》后记	(455)
关于我	(459)
读《倾城之恋》	(470)
《浣锦集》与《结婚十年》	(472)
做编辑的滋味	(476)
《涛》后记	(484)
《饮食男女》后记	(486)
苏青张爱玲对谈记	(488)
缅怀母亲——苏青(李崇善)	(501)

自己的文章——代序

闲下来，没有事做，心想还是找些东西看看吧。但是看什么呢？书架上空空的，书桌上空空的，书箱里也塞满破袜子了，这里没有书，我的书早已一古脑儿送到了旧书摊上。

幸而杂志还有：送来的、借来的、讨来的，不下七八种。其中有三四种，常常登载我的文章，因此我对它们便偏爱些，伸手取来先自翻阅一下。理论的文章我不爱看，记叙的文章怕平淡啰苏，考据我不大懂，小说又软绵绵地惹人头痛……翻来翻去，还是看看自己的文章吧。

自己的文章，其实不用看，连背都背得出来。因为我做文章，总是想的时候多而写的时候少，在电车里、在宴会上、在看没趣味的电影或话剧时，我总是默默思索着文章的材料的。有时候想好几段，回家之后便动笔写了；有时候则全篇已经想好，但总没有空，只得用心记着，俟暇方能够动笔。及至杂志出版，铅字印在白纸上的时候，我再看自己的文章，当然是读了上句知下句，读了上段知下段的了，蛇游而下，十分快速。假如偶然有一个字读起来觉得拗口，或者索性减少或增加几个字了，那定是手民误排，我也不愿提笔改正，横竖自己心里头明白。至于人家呢，我知道人家是再不会注意到我这几个字的，他们能记住题名与大意已经够使我感激不尽了，我还敢怀着其他的更大奢望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字知己固然是难得，而自己文章之不能吸引人，总也是一个大原因吧。

我的文章做得不好，我自己是知道的。这不好的原因，第一是生活经验太不丰富，第二是写作技术的低劣。关于第二点我想或者还比较容易改正些，只要多看些古今中外的名家大作便行了；但是增加生活经验，这却大半要听老天爷安排，我总不能因写文章而去当个叫化子或流氓看，甚至不能因此而与他们做几天朋友，是不是？

于是我的文章材料便仅限于家庭学校方面的了，就是偶尔涉及职业圈子，也不外乎报馆、杂志社、电影戏剧界之类。至于人物，自然更非父母孩子丈夫同学等辈莫属，写来写去，老实觉得腻烦。

我想写的人觉得腻，看的人自然更加觉得腻烦了吧，但是，事情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朋友中居然常有人对我这样说：“你的文章很有趣，真的，很有趣呀。”

自然，我知道这句话决不是好话。——也许他们说的时候是出于好意，但说出之后总而言之不是好话便是了，我的文章很有趣？是文字、结构、布局、命意等有趣呢？还是故事内容的男男女女等事情来得有趣？

我常写这类男男女女的事情，是的，因为我所熟悉的也只有这一部分。但是，我对于它们却并未如读者一般的感到兴趣，相反地，我是十分憎厌着的，这点恐怕决不是多数读者所愿意费些心思来体会体会的吧。我的理想中的男女等人应该是爽直、坦白、朴实、大方、快乐而且热情的，但是我所接触的，我所描写的人物，却又如此扭捏作态得可憎可厌。

我为什么要暴露黑暗呢？暴露黑暗也无非是渴望光明来临的一种手段罢了。但是人家却把我的所谓黑暗看做光明了，而且以为我的咒诅是赞美，因此我便变成一个歌颂光明的人，同时我的文章也就有了。“有趣”的价值了。

——是我的描写技术太差吗？

——当然啰！

我常常想搁笔了吧，但是搁笔之后又做些什么呢？我也常常想不要再看这些空空洞洞的杂志了吧，但是不看杂志又看什么呢？

当自己的工作已不能使自己感到兴趣时，最好是改行不干；但是改行可没有你自由意志的，你写文章，人家便以为你只会写文章，别的事情不来找你了，就是你自己跑上去谋也谋不进。至于不干，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不干就没有钱来换米，你的肚子可不肯跟着写文章的手来一起罢工呀。

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试想生长在这个时代里，竟不能用别的方法来赚钱，却靠卖文章糊口，其人之百无一用是可知的了。我鄙视自己，也鄙视自己所写的文章。

但是，鄙视尽管鄙视，文章总还是你的文章呀！这好比一个女人生下了孩子，他们的亲子关系便算确定，无论如何请律师登报驱逐劣子都没有用，反而更给人家多知道你生过儿子这回事而已；可说是欲盖弥彰，洗也洗不清的。写文章也是如此：譬如你用了“苏青”两字做笔名，不惟不能使所写文章与你本人无涉，而且你的本人倒时有牵过去归附文章的可能，许多人见面时都称呼你苏小姐了，这会使你应又不是不应又不是，但不论应与不应，文章总是你的文章呀！

这样，我可真要咒诅自己的文章起来了，爱之不能，弃之不得。已成的还不必说了，而且以后正要写下去，写的全是爱之不能、弃之不得的东西呀！

有人说：“太太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这话对某一部分人说当然是有理由的。而且我也知道有一个诗人欢喜夹着一只大皮包到处走，里面全是他的诗稿，因为他怕放在家中不放心，宁可在路上夹着累赘一些。他的这种心情，我可羡慕到了万分，因为

他的手里虽然累赘，心里却是轻快的呀。然而谈到我自己呢，我是：在走路时除了钱与居住证、防疫证三者而外，其余什么东西也不愿带，别说那些累赘讨厌的文稿了。就是偶尔想起它们的时候，心里也能暗暗背诵。但是背诵过后却又觉得沉重得很，像给什么东西压着，怪累赘的。

我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女人在不得已的生着孩子，也有许多文人在不得已的写着文章，至于我自己，更是兼这两个不得已而有之的人。现在虽说已经到了任择其一的时候——我当然选择写文章啰——但是心里还难过得很：因为那不是为了自己写文章有趣，而是为了生活，在替人家写有趣的文章呀。

(原载 1943 年 10 月《风雨谈》第 6 期)

谈女人

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合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没有一件桃色事件不是先由女人起意，或是由女人在临时予以承认的。世界上很少会有真正强奸的事件，所以发生者，无非是女人事后反悔了，利用法律规定，如此说说而已。

女人所说的话，恐怕难以可靠，因为虚伪是女人的本色。一个女人若不知虚伪，便将为人所不齿，甚而至于无以自存了。譬如说：性欲是人人有的，但是女人就决不肯承认；若是有一个女人敢自己承认，那给人家听起来还成什么话？

又如在装饰方面，女人知道用粉扑似的假乳房去填塞胸部，用硬绷绷的紧宽带去束细腰部，外面再加上一袭美丽的，适合假装过后的胸腰部尺寸的衣服来掩饰一切，这是女人的聪明处。愚笨的女人只知道暴露自己肉体的弱点，让两条满是牛痘疤的手臂露在外面，而且还要袒胸，不是显得头颈太粗，便是让人家瞧见皱缩枯干的皮肤了，真是糟糕！

女人是神秘的！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半在假正经。一半在假不正经。譬如说：女人都喜欢坏的男人，但表面上却佯嗔他太不老实，那时候男子若真个奉命惟谨的老实起来了，女子却又大失所望，神色马上就不愉快起来，于是男人捉摸不定她的心思，以为女人真是变幻莫测了，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愚蠢，又如以卖色情为职业

的女人,却又不得不用过分的淫辞荡态去挑拨男子,男子若以为真的这类女人有绝大刺激,这也是错误的。

有人说:女人要算堂子里的姑娘最规矩了,这话也有一部分理由。性的欲望是容易满足的,刺激过度了反而感到麻木,因此一个下流女人所企求的除钱以外其实还是精神安慰。而上流女人呢?饱暖则思,思亦不得结果,盖拉“夫”固所不能,送上门来又往往恐怕醉翁之意不在也。

这里又该说到婚姻问题了,女人与男人不同:男人是地位愈高,学问愈好,金钱愈多,则娶亲的机会也与此等成正比例;而女人却必须成反比例。因为在性的方面,男人比女人忠实,男人只爱女人的青春美貌,而与其他的一切无关。

美貌是天生的,青春是短促的,不能靠人的努力去获得,甚至于愈努力愈糟糕,结果女人是吃亏了。女人只能听命于天,但天也并未完全让女人受痛苦,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予她们以孩子,她们有了孩子,爱便有了着落,即遇种种缺陷与失望,也能勇敢地生活下去。没有孩子的女人是可怜的,失去孩子的女人是凄惨的,但是失去总比从来没有过的好一些,因为前者还有甜蜜的回忆与渺茫的期待。

我不懂为什么许多女子会肯因讨好男人而自服药或动手术消灭自己生育的机能,女子不大可能爱男人,她们只能爱着男子遗下的最微细的一个细胞——精子,利用它,她们于是造成了可爱的孩子,永远安慰她们的寂寞,永远填补她们的空虚,永远给与她们以生命之火。

女子不能爱男人,因为男人很少是忠实的,她们总必会恨他们。女人的爱情太缠绵。最初的缠绵会使男子留恋,愈到后来便愈使他们感到腻烦与厌恨了。因此许多女人都是歇斯底里的,终日在家里疑神疑鬼的,觉得丈夫一出门便是同别个女人去胡调,回

来得稍晚又疑心他会做下不正当的事。一方面心里恨他，一方面又放心不下他，甚而至于觉得每一个来访的女客都是引诱她男人来的。而男客则又有引诱她丈夫出去为非作歹的嫌疑。男人受不住这些麻烦与吵闹，终于不理她了，她便赶紧闹离婚，这便大概是虚荣心作祟，以为被遗弃乃可耻的事。这种歇斯底里症要等男人真的跑开了才能渐渐复原，因为女人此刻反死心塌地，横竖没有男人，便不怕别人侵夺我的，而只有我去侵夺别人的了。

失恋的女人，与同残废者心理一般，因缺陷而发生变态心理。瞎子拧起孩子来特别凶，即此一例。而拿破仑的好勇斗狠，也许与他的浑身生癣有关。一个痛苦着的女人更加容易妒恨别人幸福，据一位绍兴老太太告诉我说：她的故乡有一个中年寡妇，每逢族中有男子归家时，她必涂脂抹粉，打扮得妖精似的在那家穿进穿出；到了夜里，又到人家窗外去偷听；听之不够，还要把窗纸瞅个小洞，以便窥视。于是在窗外站得久了，愈听愈难过，只得自回家去，穿上白衣白裙，披头散发，在房中焚香跪拜，口口声声咒骂神道太不公平，别人家女人分明轻狂，却仍让她夫妇团聚，像我这样从来没做过恶事的，却要鸳鸯拆开。一面诉说，一面叩头如捣蒜，直到天明，额上乌青一大块都是了。

还有一种老处女，她们的变态心理是别人都知道的，但她自己却不知道。这不知道的原因，是她们听了别人虚伪的宣传，以为性爱是猥亵的，而自己则是纯洁非凡。殊不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天然的趋势决非人力所能挽回，据说从前有一个小和尚跟着师父下山来，见了女人就忍不住连连回头看，师父告诉他这是吃人的老虎，后来回到山上，师父又问他一路中究竟什么东西最可爱，他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吃人的老虎最可爱。可见得一个处女过了发育期还口口声声说抱独身主义，或者是一个妇人把养六个孩子的事事实说此乃出于不得已，都是自欺欺人的天大谎语。

无理的责难佣仆，与过分的溺爱儿童，都是变态心理之一种。扭扭捏捏得出乎常情也可说属于此类。一个善于脸红的女子并不是因为正经，也许她的心里更加迫切需要，而脸上表情就不免讪讪的。同时非常明朗化的女子也并不见得因为她的脾气如同男人，也许她是有欲望的，她想缩短男女间距离，而得容易同男人接近。

女人不能向男人直接求爱，这是女子的最大吃亏处：从此女人须费更多的心计去引诱男人，这种心计若用在别的攒谋上，便可升官；用在别的盘算上，便可发财；用在别的侦探上，便可做特务工作；用在别的设计上，便可成美术专家。可惜是这些心计都浪费了。因为聪明的男人逃避。而愚笨的男人不懂。有些聪明的女子真是聪明得令人可畏，她们知道男人多是懦怯的，下流的，没有更多欲望的，于是她们不愿多花心血去取得他们庸俗的身心，她们寂寞了。懂得寂寞的女人，便是懂得艺术；但是艺术不能填塞她们的空虚，到了后来，她们要想复原还俗也不可能。

我知道上流女人是痛苦的，因为男子只对她们尊敬，尊敬有什么用？要是卖淫而能够自由取舍对象的话，这在上流女人的心目中，也许倒认为是一种最能够胜任而且愉快的职业。

有卖淫制度存在，对于女人是一种重大的威胁。从此男子可以逃避、藐视，以及忽略女人正当的爱情，终于使女人一律贬了身价，把自己当作商品看待，虽然在交易时有明价与黑市之别。上等女人一经大户选定便如永不出笼的囤货，下等女人则一再转手，虽能各尽其功用，但总嫌被浪费得太厉害，很快就破旧了。青春只是一刹那的光辉，在火焰奇丽时在受人欣赏而自己不懂得光荣快乐，转瞬间火力衰歇，女人也懂得事了，但已势不能猛燃，要想大出风头也做不成了。因此刚届中年的女人往往有一次艳惊人的回光返照，那是她不吝惜把三倍的生命力来换取一度光辉，之后，她便凄惨地熄灭下去了。